

卷十六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當此落第之時，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第之時，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卷六十六集小說章回小說雙紅堂小說D8654000

破一小時之閒。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0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前自賈珍入小花枝巷後讀起。只覺得黑黷黷一片烟塵。滿紙陰氣。正不知天日光照何處世界也。及讀尤三姐一段文字。其議論做作。頓覺大地光明。尤三姐傾倒而言。旁若無人。其激昂慷慨之氣。概為大觀園中所無。脫令今有其人。我欲日暮遇之。倒地拜之。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園錄卷六十五終

情小妹恥情賤地府



冷郎冷
冷人心
空門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六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裏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偏是三姐兒問寶玉可知其蓄心已久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裏的師老爺嚴嚴的管著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心裏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裏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羣兒裏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他

用鮑二家的一既使同聽人不寂寞

提寶玉二字引起下文三姐一問三姐獨題寶玉其亦申心以足婚夫之交以必銷金帳裏以目何必銷金帳裏

外頭清俊裏面糊塗者多於鮑魚母為虛車所誤此今人所以有繡花枕頭之說也

寶玉原是柔女子一般寫寶玉一種脾氣活寫寶玉一種脾氣來妙在與兒只就自己一聲說來已可以括其他矣

三姐何謂心之細耶
何相知之深耶

不嫌賤賤者蓋
有之矣其甚者也
未敢薄待人也意雖
厚而終難遇事
此等瑣瑣之事偏三
姐牢記不忘

居然自以為知己

想中心已一動矣

及三姐聽此言語知
於寶玉無望矣遂決
意注到小柳一途讀
著勿為隔過

二爺往平安州恐二
姐難保平安矣

結九氏姊妹盤問賈
府人等一節文字

彼幾句出門事亦不
可少

因一夜盤問知之也

誰知後來之事俱不
在人意料中

將歸打薛蟠事一照

湘蓮心性與三姐相
同反以相同不能相
合

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
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兒的
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啫們也是見過他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
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天天只在裏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
姐記得穿孝時啫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遠棺啫們都在那裏站著
他只站在頭裏攆著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即悄悄的告訴啫們說
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骯髒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
們接著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拏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我吃骯
髒了的另洗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
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
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
吃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為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
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準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
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準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

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
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

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著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裏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

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道既有正事何必忙

忙又來千萬別為我誤事賈璉道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

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裏一

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管依他就是

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一刻不在這裏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為他

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

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

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

裏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裏頭有個糞小生

的叫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下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

會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

可謂知妹莫若姐

裝頭話便尖利異常
宛似水滸傳中武二
耶口吻捫之字字有

有外宅的漢子通病
小柳一日不來三姐
向一日吃飯

並非奇怪他來奇怪
他薛柳二人之一路
也
真可謂不期而遇險
些兒交臂失之
我亦急於要聞

不打本處相識小柳
作事甚奇
薛哥與小柳日日親
狹盤桓也算大僥倖

無心語卻關樞得緊

向大哥處將二姐事
一嘴亦應有之言○
買種不告三姐自擇
以自擇爲羞乎抑知
孟光擇對至今以爲
美談何害於事如告

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
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馱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裏去了一向沒
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厮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
他是萍蹤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了頭說的出
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
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
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服侍母
親等交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著將頭上一根玉簪拔
下來敲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著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
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
起身之事一面著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呢來了必是我知道的
一面又問他的街坊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
天便說起身卻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裏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二姐兒
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

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
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
湘蓮來了賈璉深爲奇怪忙拍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話寒溫便入
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著請你兩個和解誰知
柳二弟蹤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
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裏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
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
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
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
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
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
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起給柳二弟做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著便
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
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裏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

自擇之故述其志堅
行三姐則小柳必不
婚亦何至出家二
之舉案無期皆修
者不讀書有以誤
也哀哉
此等造次許諾乃寫
小柳之深信二人也

討定禮遂逼出劍來
三姐之死其前定乎

以劍行聘自古未有
誰知後來三姐竟以
此劍為終身之靠
不期小柳之定三姐
卻在路中

此不過借為三姐定
小柳作一過脈耳不
必問其為何等公事

珍哥兒亦可謂不識
大體之至

交過珍哥一邊

寫鴛鴦劍有異樣精
采

望著劍自喜終身有
託一語兩面看
鳳姐至此復出來理
亦讀者記著

此亦人情之常莫怪
珍哥兒有始無終也
倏倏又八月矣

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道：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娶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蹤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誤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中那裏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裏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不用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著。二哥就請拏去，為定弟。繼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付他十月前後務要再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

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攬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裏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蹤跡一發，疏闊了。卻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敘些寒溫。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及至拏出來看時，裏面卻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鑿一鴛字，一把上面鑿一鴛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著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拏來，交與二姐兒預備。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要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

特寫得十分暢滿使後文海觀愈出意外

翻出波瀾

寶玉所對牛吞牛吐
令柳二聽之愈疑莫
定三姐頭身惡得該
寫無罪

混字不妙然領有幾
幾混法若珍哥之混
又是一個混矣
惟兩個石獅子于淨
之但寶玉亦青更特
下一塊石易為一
照埃遂遺失夫聖白

應有此答

昔雙文之母見張生
開口便稱先生知婦
事之決撒矣

論之以理

舉動捷疾

三姐真機警

三姐真機警

利虎曲云早拌著一
口吻如是如是

第一八八回

感救命之恩。自。然。是。如。此。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卻。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著。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慮。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裏。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裏。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道。這。自。慚。失。言。連。忙。作。揖。道。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

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什。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著。若。找。薛。蟠。一。則。他。病。著。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吃。茶。之。閒。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願。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己。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己。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

第六二八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悼紅軒原本

賈璉可笑全無主意
不如二姐之能處事也

反轉來一悔幾乎不可收拾
得此一哭三姐亦可慰矣然終何補也

始知數由前定
是耶非耶真耶幻耶
吾不得而知之矣

如三姐之情可謂至死不變
從此黃泉碧落兩茫茫

回來

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竝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嚇的眾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號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竝沒威逼他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竝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著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閒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癡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干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撒手便自去了這裏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口竟是

一座破廟傍邊坐著一個癯腿道士捕蝨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裏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興兒說寶玉糊塗是反襯尤三姐說寶玉不糊塗尤三姐冷眼看寶玉是旁觀熱心嫁湘蓮

尤二姐說三姐與寶玉已情投意合興兒說寶玉一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筆

尤三姐思嫁柳湘蓮若自己向賈璉說到底不成體統今從尤二姐口中說出便不著迹又暗補夜閒姊妹密談心話詳略明暗文筆細緻

劍雖至寶畢竟是凶器以此定親殊非吉兆甄士隱柳湘蓮出家俱是寶玉出家引子

柳湘蓮掣出雄劍揮斷萬根煩惱絲此三句大有意味煩惱絲無影無形與

王評亦強作解事下
又開卷明明說小柳
被髮出家何必打此

頭髮絕不相干。劍鋒雖利。豈能一揮即斷。讀者試掩卷細思。柳二郎是否果
真出家。抑何別樣結局。自有妙文在內。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六十六終

見土像
輝卿思
故里

